

台州歷代文化名人



目 录

- 智顓与天台宗.....朱封鳌（1）
- 台州文化教育的启蒙者郑虔.....杨叔威（4）
- 诗僧寒山.....钟文（8）
- 唐代著名诗人项斯.....杨叔威（13）
- 罗虬与《比红儿诗》.....张庆生（17）
- 宋代诗人杨蟠.....林晖（22）
- 爱国词人陈克.....林晖（26）
- 才华出众的女词人严蕊.....朱封鳌（30）
- 江湖派诗人戴复古.....朱封鳌（34）
- 陈耆卿与一代名志《赤城志》.....林晖（37）
- 陈咏与《全芳备祖》.....林晖（41）
- 陈仁玉与《菌谱》.....朱封鳌（45）
- 墨竹画家柯九思.....朱封鳌（48）
- 杰出的文史学家陶宗仪.....朱封鳌（51）
- 徐一夔和《始丰稿》.....邓垣（54）
- 刚正、廉洁的学者谢铎.....朱封鳌（57）
- 王宗沐及其著作.....林晖（61）

- 明代旅行家王士性.....林 晖（64）
- 清代史地学家齐召南.....韦彦铎（68）
- 洪颐煊与《台州札记》.....徐三见（72）
- 晚清诗人黄浚.....朱封鳌（75）
- 晚清经史学家王棻.....钟禾 陈顺利（79）
- 台州历代画家掇谈.....徐三见（81）
- 台州书家略历.....徐三见（86）
- 台州历代戏曲家考略.....朱封鳌（90）
- 台州古代女诗人.....朱封鳌（95）
-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.....蔡庆生（102）
- 现代著名生物学家朱洗.....彭君礼（105）

智顓与天台宗

朱封堇

台州地处浙东海隅，风景秀丽。秦汉时期，这一带“荒茅未开”，人烟稀少。“晋时阖郡仅万余户”。东晋大文学家孙绰写了著名的《天台山赋》，称台山“峻极之状，嘉祥之美，穷山海之瓌富，尽人神之壮丽”，从此，天台山的名声，才开始传扬开来。六朝以来，不少名僧来此隐居，传经说法，广收僧徒，对于当时台州文化的开发和扩大天台山在国内的影响，具有相当大的作用。其中作用最大的是陈代名僧智顓。

智顓（538—597），俗姓陈，字德安，颍川（河南许昌）人，后迁荆州华容（今湖北潜江）。出身南朝士族，其父在梁元帝时，曾官益阳侯。他十八岁在湘州果愿寺出家。二十三岁至光州大苏山拜慧思为师，常代慧思讲经，成为慧思法嗣。三十岁时，辞师到金陵瓦官寺说法，博得官僚和僧众的敬仰，名声很大。575年（陈宣帝太建七年），他率徒入天台山，在佛陇峰南的银地岭上，建草庵讲经说法。

智顓是一位政治活动能力很强的宗教领袖。他教育僧徒要忠于朝廷，宣传“五戒……对五常”，并经常为“国运”祈祷，因而深得封建王朝的器重。577年（太建九年），宣帝诏令“割始丰（今天台）县‘调’（指上调的赋税）以充众费”。他在天台山讲经时，僧徒大盛。585年（至德三年），他应陈后主之诏请，回金陵讲授《大论》、《法华经》等。陈后主亲自到寺听讲，并和大臣“起拜殷勤”。隋灭陈后，他遍游长江

中游各地，讲经说法。590年（隋开皇十年），隋文帝下诏向他问候，要他“以同朕心”。接着，晋王杨广迎他为师，赐号“智者”，故有“智者大师”之称。以后，他又回到天台山，一面继续讲经说法，一面主持建造寺院。据《天台山全志》记载，他先后“居台山二十二年，建道场十二所”。

597年（开皇十七年）十一月，智顓应晋王杨广的诏请，离山北上，行至新昌大佛寺，“端坐入灭”，终年六十岁。弟子们把他的骨灰带回天台佛陇山，建塔院安放。智顓生前曾想在风景秀丽的天台山麓，再造一座大寺，宿愿未及实现。晋王杨广得知，于第二年派遣司马王弘，按智顓生前亲自描绘的蓝图，在天台五峰山麓，建造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寺院，名“天台寺”。605年（隋炀帝大业元年），又因僧众之请，以“寺若成，国即清”之意，赐名“国清寺”。从此，天台国清寺便成了中国佛教天台宗的总道场。天台山也成了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。

智顓对陈、隋统治者的沉溺声色和当时腐朽的社会风气，是不满的。他所倡导的天台宗（又称法华宗）的教义，是先把客观世界归结为“名”、“色”二法（佛家认为一切的事物和道理都叫法）。所谓“色”，是指有形质的能使人感触到的东西。他说“色”有十四种：即四大（地、水、风、火），五根（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种器官），五尘（指声、色、香、味、触五种感觉对象）。这十四色法，都是依存于“名”。所谓“名”，类似我们说的意识。他认为“名”和“色”的关系，“名”是无形物质，而有能缘之用，即有知觉的作用；而“色”则是有形物质，却无知觉之用。所以应当把“色”看作是意识思维所构成的假象。他教导他的信徒（包括最高统治者）应当远声色，驱假象。

智顓还认为：为了达到远声色、驱假象的目的，应当由“心”向其本源作自我复归。这种向“心源”复归，即由人的主观精神作自我认识的修养功夫，叫做“止观”。“止”是扫除妄念，专心一境；“观”是在“止”的基础上发生智慧，辨清事理。通过“止观”，“悟”到“性空”而成佛。他特别重视“止观”这种修行法门。

智顓一生讲经，留下不少著作，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他讲述，经弟子灌顶笔录整理成的、号称天台宗三大部的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、《妙法莲华经文句》和《摩诃止观》各十卷。此外，还有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》、《净名经疏》、《法界次第章》、《维摩经玄疏》、《四教义》，等等。在这些著作中，他继承和发展了龙树、慧思的思想，对传统的佛教经典和当时流行的各派佛学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批判，进一步敷扬了天台宗的教义。

753年（唐天宝十二年，唐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）十月，唐高僧鉴真自扬州东渡日本。他把带去的许多天台宗重要经籍，如《天台止观》、《法门玄义文句》、《四教义》、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》、《六妙门》等，介绍到日本。由于天台宗教义说理透彻，切实易行，善男信女们乐于接受，很快在日本广泛流传开来。随后，日本天皇又派高僧最澄到天台山国清寺进一步研习天台宗教义，从而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。这种友好往来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台州文化教育的启蒙者郑虔

杨叔威

远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，台州还是“荒远之区”，“谪戍之地”。郑虔由著作郎（专掌国史的官员）被贬到台州做司户参军（管理户籍的掾吏），台州人看到他的衣冠服饰、言谈举止不同俗，非常惊异；郑虔也感到台州风气闭塞，文化落后，深为忧虑。他在一首诗中说：“著作无功千里窜，形骸违俗一州嫌。”他想，自己是有学问的人，既然被贬谪到这里，就有责任把知识教给人民。太阳虽然无私，但阳光所照之处也是有先有后，向阳的地方受光早，背阴的地方受光迟。这是自然不易之理，并不奇怪。要使台州文化发展起来，进行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。于是就招收门徒，设帐讲学，一时受业的人很多。

有一次，郑虔带领一班门徒出郭闲游。这时正是暮春天气，草长莺飞。山前已经是一片浓绿，春意方酣；山后却还是生机初露，野花馥郁，篁竹蒙茸。在一处山崖下面，几支新笋斜斜地破土而出。看到了这些，郑虔不禁联想起自身的遭遇来：虽然一生受尽压抑，可是现在仍然要好好地生活下去。这几支生机勃勃的新笋，不正象征自己的倔强性格吗！于是他指着石旁的竹笋出了对子：“石压笋斜出。”门徒中有个叫林元籍的，平时聪明乖巧，此刻，他懂得老师的心意，想了一想就对上了：“谷阴花后开。”郑虔也明白门徒这个对句的含意，深深感到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。他满意地掀髯微笑，连声赞叹

说：“对得好！对得好哇！”这一副有名的对联，至今一直为台州人民所津津乐道。

郑虔（？——764），字若齐，一字弱齐，河南荥阳人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。《新唐书》和《太平广记》都记有郑虔勤奋学书的故事，说他初到长安时，因官禄低微，买不起书画用纸，后来打听到慈恩寺内有几间屋子的秋树叶，于是寄居寺内，“日取红叶学书，岁久殆遍”。他不仅在诗、书、画方面称为“三绝”，而且对于天文、地理、兵法、医药、音乐，以及文章辞赋等方面也无一不精。他虽然才名盖世，却仕途坎坷，一生两次被贬。他在唐玄宗（李隆基）天宝年间任协律郎（掌管音乐之官）时，因“采集异闻，著书八十余卷，”有人妒忌他的才能，诬陷他“私修国史”，被贬谪十多年。到天宝九年（公元750年），“始召还京师参选”。李隆基喜爱他的才华，特地在国子监（全国最高学府）中新置广文馆，任命他为广文馆博士，“总领文词”。约三、四年以后，又改任著作郎。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55年），安禄山作乱，攻陷河北诸郡。第二年（公元756年）李隆基狼狈逃往四川。一些来不及逃避的官员，多被乱军掳至洛阳，授以伪职。郑虔也在被劫持之内。安禄山封他做水部郎中，他托病不肯到职。当长安收复之后，唐肃宗（李亨）命令“陷贼官以六等定罪。”郑虔无辜被定上三等罪名，第二次遭到贬谪，远窜台州。

郑虔与杜甫是好友，郑虔年长于杜甫。开元年间，苏颋做宰相时（716——720），郑虔就已经崭露头角，誉满京华，受到苏颋的赏识。那时杜甫还是八、九岁的孩子。郑虔被召回京任广文馆博士时，杜甫已三十九岁，困居长安。大约就在那个时候，两人诗酒往还，订为忘年之交。杜甫在《醉时歌》中写道：“诸公衮衮登台省，广文先生官独冷。”“先生有道出羲

皇，先生有才过屈宋。”“日余太仓五升米，时赴郑老同襟期”。“得钱即相觅，沽酒不复疑。忘形到尔汝，痛饮真吾师。”诗中称郑虔为“广文先生”、“郑老”、“吾师”，可见杜甫对他是很尊敬的。公元758年，郑虔被贬到台州，已是垂暮之年，杜甫在这年写了两首诗相赠，其中一首题为：《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，伤其临老陷贼之故，阙为面别，情见于诗》。诗的题目就说明了不能面别的原因。诗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仓惶已就长安道，邂逅无端出钱迟。”可能是自从郑虔为安禄山所掳直至被贬，两人就分手了没有再见过面。此后，杜甫身虽流离颠沛，但仍念念不忘故人，作《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》诗：“天台隔三江，风浪无晨暮。郑公纵得归，老病不识路。昔如水上鸥，今如置中兔。性命由他人，悲辛但狂顾！山鬼独一脚，蝮蛇长如树。呼号傍孤城，岁月谁与度？”诗中情调激越凄清，表达对友人无限怀念之情。公元762年，杜甫寓居成都时，得到郑虔患病的消息，又作诗悲叹道：“郑老身仍窜，台州信所传。为农山涧曲，卧病海云边。”过了二年，郑虔死了，杜甫非常悲痛，写过好几首悼念的诗，有“空闻紫芝歌，不见杏坛丈。”“流恸嗟何及？衔冤有是夫”之句。在《杜工部集》中，可以读到有关郑虔的诗十多首，可见他们交谊之深。

郑虔于唐肃宗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被贬到台州，于唐代宗（李豫）广德二年（公元764年）死于任所。他在台州的时间前后凡六年。《临海县志》：郑虔“选民间子弟教之……自此民俗日淳，士风渐进。”足见郑虔对于发展台州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之大。可惜其具体事迹已无从查考，但后世台州文人对他十分崇敬。现在临海城关北固山南麓还有广文祠和广文路，都是对郑虔的纪念。广文祠，当地群众又称“文先生祠”。

清代童生进考之前，要上广文祠烧香；考中功名的各县书生，凡经过临海的，参拜府学后，也必上广文祠烧香。

郑虔的故居在今临海回浦路“台州行署招待所”和“临海市第二百货公司”一带。这里原有一条巷，杜甫在怀念郑虔的诗中所说“穷巷悄然车马绝”的“穷巷”，大概就是指这条巷。这巷原名户曹（户曹即司户）巷，俗讹为捏儿巷，尼巷，后来又讹为犁泥巷。据说早先有一位周月岩老先生曾在这里掘到两方砚台，砚台上面有款识，是郑虔授徒讲学时所用之物。郑虔的墓在临海城东三十里白石岙金鸡山。

诗僧寒山

钟文

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自唐代张继《枫桥夜泊》诗问世后，千百年来寒山寺的钟声不绝于历代文人士的篇章诗文。相传寺因著名诗僧寒山曾来此住持而得名，因而寒山子的名字亦不胫而走。至今苏州寒山寺内还保存有寒山和他的朋友拾得的石刻象呢。寒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创作的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？下面就现存资料作一介绍。

寒山大约生活在七世纪末至八世纪末，其事迹最早见于宋代初期编纂的《太平广记》卷五十五引《仙传拾遗》（此书已佚），但极其简略，只说“寒山子者，不知其名氏，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。其山深邃，当暑有雪，亦名寒岩，因自号寒山子。好为诗，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。有好事者随而录之，凡三百余首。多述山林幽隐之兴，或讥讽时态，能警励流俗。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，分为三卷，行于人间。十余年忽不复见……。”而现在流传的《寒山子诗集》前那篇相传是唐初台州刺史闾丘胤所作的序（实际系后人伪托），则把寒山子描绘成一个富有神奇色彩的人物。闾序说他“状如贫子，形貌枯悴”，“桦皮为冠，布裘破敝，木屐履地”；吃的是寺庙里的“残余菜滓”，经常“于村墅与牧牛子而歌笑，或逆或顺，自乐其性”，是“在国清寺库院走使，厨中着火”的烧火

打杂僧人，地位当是很低下的。序作者曾“亲往寺院，躬问禅宿”有关寒山子事迹，但寒山子并不理会，并“连声喝胤”，最后“入穴而去，其穴自合，莫可追之”，没办法，间丘胤“乃令僧道翹等，寻其往日行状，唯于竹木石壁书诗，并村墅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三百余首，及拾得（寒山子的友僧）于土地堂壁上书言偈，并纂集成卷”。

寒山子隐居出家前的情况，据明代白珣说，他系“唐之士人，尝应举不利，不群于俗”（《湛渊静语》），即年轻时亦曾想获取功名利禄，想有一番作为。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较多反映，如说“去家一万里，提剑击匈奴”。为此，他“学文兼学武，学武兼学文”（《一为书剑客》），“联翩骑白马，喝兔放苍鹰”（《寻思少年日》），要求自己“努力莫端坐”。当他读了“满卷才子书”后，认为自己已是“手笔太纵横，身才极瓌玮”（《手笔太纵横》），具有“才艺百般能”的本事，与他人相比，自是“三端自孤立，六艺越诸君。神气卓然异，精彩起众群”（《世有聪明士》）。正当他“文武各自备，托身为得所”，要“梦去游金阙”的时候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忽然“根遭陵谷变，叶被风霜改”（《有树先林生》），使自己落到“缘遭他辈责，剩被自妻疏”（《少小带经锄》）的地步，不仅政治上遭到同辈的责难，家庭也被拆散了，不得已而隐沦寒岩，过着“细草作卧褥，青天为被盖，快活枕石头，长伴白云闲”的隐士生活。最后竟沦为国清寺的著火僧人。他真算得是一个“不得志而逃于禅者”（王宗沐序）。出家入释后，他仅过着“一瓶一钵”的云水生涯，常常是“瓮里长无饭，甑中屡生尘”，“累日空思饭，终冬不识襦”，“寒到烧软火，饥来煮菜吃”，住的则是“左倒复右倾”的“百年屋”，最后在困厄中“骨肉消散尽，魂魄几凋零”，了结了自

己的一生。

寒山诗植根于下层劳苦人民的土壤，又是在深山野庙里长成，自然带有它特有的野气。安史之乱是唐王朝历史的转折点，此后便是藩镇割据，战乱频仍，国势日衰，各种矛盾复杂混乱，人民饱受动乱之苦，这些在寒山诗中都有反映。

他的诗讥讽时态，毫不容情。如《常闻汉武帝》诗说：“常闻汉武帝，爰及秦始皇。俱好神仙术，延年竟不长。金台既摧折，沙丘遂灭亡。茂陵与骊岳，今日草芒芒。”借咏史以讽刺最高统治者追慕神仙，以求长生不死的荒唐。在《我见百十狗》中，他说：“我见百十狗，个个毛鬣孳。卧者渠自卧，行者渠自行。投之一块骨，相与唯喋争。良由为骨少，狗多分不平。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，经常演出狗咬狗的丑剧。在阶级社会里，贫富不均，为富不仁，贪得无厌，在青黄不接时，富人虽已是“仓米已赫赤”，仍然“不贷人斗升”，过着“吃鱼犹未止，食肉更无厌”的生活。他讽刺道：

多少般数人，百计求名利。心贪觅荣华，经营图富贵。心未片时歇，奔突如烟气。家眷实团圆，一呼百诺至。不过七十年，冰消瓦解置。死了万事休，谁人承后嗣？水浸泥弹丸，方知无意智。

他的诗也劝善戒恶，富于哲理。在《我见瞞人汉》中说：

我见瞞人汉，如篮盛水走。一气将归家，篮里何曾有。我见被人瞞，一似园中韭。日日被刀伤，无生还自有。他对那种“护即敝成好，毁即是成非”的社会丑态深恶痛绝，要求人们做到“心真出语直，真心无背面”，“未能端似箭，且莫曲如钩”，“丈夫志气直如铁，无曲心中道自真”。

程德全在《寒山子诗集跋》中指出，唐王朝“传未数纪，遂塘沸云扰，天下乱作，故寒山子凜霜冰之履，抱杞人之忧，

托迹方外，佯狂傲世，自放于山巔水涯间”。虽然如此，民生疾苦亦不能忘怀。在《出身既扰扰》中他说：

出身既扰扰，世事非一状。未能舍流俗，所以相追访。昨吊徐五死，今送刘三葬。终日不得闲，为此心凄怆。战乱中，尸骨遍野，大地几乎成了坟场：“我行经古坟，泪尽嗟存没。冢破压黄肠，棺穿露白骨”。（《我行经古坟》）贫苦人民则是“新谷尚未熟，旧谷今已无。就贷一斗许，门外立踟蹰。”（《新谷尚未熟》）真是“月尽愁难尽，年新愁更新”（《闻道愁难遣》）！

寒山诗属白话诗，虽明白如话，但“俚语俱趣，拙语俱巧”（沈德潜《古诗源·例言》），耐人寻味。有的则表现清幽冷淡，如《茅栋野人居》诗说：

茅栋野人居，门前车马疏。林幽偏聚鸟，溪阔本藏鱼。山果携儿摘，皋田共妇锄。家中何所有，唯有一床书。

寒山诗中还有比喻生动的句子，如“土牛耕石田，未有得稻日”；“秤锤落东海，到底始知休”；“似聚沙一处，成团也大难”；“黄连搗蒜酱，忘计是苦辛”等等。对仗工整的诗句，如“助歌声有鸟，问法语无人”；“无风萝自动，不雾竹长昏”；“秋到任他林落叶，春来从你树开花”等等。叠字连用更是寒山诗的一大特点，如《杳杳寒山道》诗：

杳杳寒山道，落落冷涧滨。啾啾常有鸟，寂寂更无人。磻磻风吹面，纷纷雪积身。朝朝不见日，岁岁不知春。有时则情景交融，都如“信手拈弄”，“机趣横溢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四十九），如《相唤采芙蓉》诗：

相唤采芙蓉，可怜清江里。游戏不觉暮，屡见狂风起。浪捧鸳鸯儿，波摇鸂鶒子。此时居舟楫，浩荡情无

已。

总之，寒山诗以“诙谐谩骂之辞，寓其牢愁悲愤之慨，发为诗歌，不名一格，莫可端倪”（程德全跋），“如空谷传声，乾坤间一段真韵天籁也”（王宗沐序），在唐代已广为流传。他自己说“五言五百篇，七字七十九，三字二十一，都来六百首”，虽经唐末大乱，世事更迭，到南宋刊刻时，仍存诗三百一十一首。目前国内所存寒山诗版本尚有十多种。元代已传入朝鲜、日本，并被译成日、英、法等国文字。《义门读书志》载：“寒山诗乐天多效之，荆公（王安石）集中有拟寒山诗十二首”，继而有南宋《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一百四十八首》，而历代拟作则屡见文人学士集中，被称作“寒山体”。有的佛弟子对之还顶礼膜拜呢（程德全跋引甘尔翼语说：“亟亟焚香盟手，讽咏寒山子，敬礼寒山子”）。应该说，诗僧寒山子及寒山的诗在文学史上，特别是在白话文学史上是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。

唐代著名诗人项斯

杨叔威

“说项”是诗坛佳话之一。

晚唐诗人项斯，年轻的时候就能做一手好诗，但当他远出游历长安的时候，却还没有考取功名。唐武宗李炎会昌三年（公元843年），他住在长安客舍，曾去晋谒老诗人杨敬之，袖着自己的诗稿作为见面礼。杨敬之早读过他的诗，却未见过他的面，眼前看到这位来访的青年学子，风度翩翩，卓犖不群，诗篇凝炼警策，字字珠玑，对他赞许备至，就作诗相赠：

几度见诗诗总好，
及观标格胜于诗；
平生不解藏人善，
到处逢人说项斯。

杨敬之当时官居国子祭酒，是京师学界的领袖人物，也是“新诗日日出，城中写不禁”的多产诗人。他觉得项斯不但诗章美，气质更美，不愧为后起之秀，是值得逢人称道的。项斯受到杨敬之的夸奖，从此声望日增，“诗闻长安”，第二年——会昌四年（公元844年）考中了进士。

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着“文人相轻”的不良风气，杨敬之和项斯却没有这种陋习。杨敬之有着一颗提携后辈、扶植新秀的好心；项斯怀着一片虚心向前辈学习的诚意。在当时的社会里，他们这种“文人相重”的美好心灵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因此，这个“说项”的故事，传为千古美谈、诗坛佳话。

项斯在长安，还受到另一位老诗人——水部员外郎张籍的赏识。张籍参加白居易所领导的新乐府运动，成就较著，名重一时。他对项斯非常器重，称赞项斯是“万人中觅似君稀”的难得人材。《风雅遗闻》：“籍（张籍）为《唐诗主客图》，以李益为清奇雅正，主升堂者七人，项斯、任翻与焉。”诗人郑薰有诗说：“项斯逢水部，谁道不关情”，盛赞他们之间的融洽关系。

项斯博学多闻，从他的“为学心难足”的诗句中，可以看出他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。他的诗风近似张籍，清新明快，质朴自然，能“以少许胜多多许”。试举他的《蛮家》一诗为例：

领得卖珠钱，还归铜柱边。
看儿调小象，打鼓试新船。
醉后眠神树，耕时语瘴烟。
不逢寒便老，相问莫知年。

诗人用浓缩的、富有特征性的语言，再现南海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。对“看儿调象”、“打鼓试船”、“酒后醉眠”、“耕时偶语”几件小事的描写，着墨无多，以最经济的手段，表现最完美的意境。刻画细致入微，形象鲜明生动，宛如一幅具有地方色彩、饱含生活情趣的田家行乐图，给人以美的感受。张洎称他“工于匠物，字清气远”，这样的评价，确非过誉。项斯一生阅历多、识见广，发之咏歌，诗作应当非常繁富，但《全唐诗》所录存他的诗一卷，仅得九十八首，可能一部分已经散佚。

安史乱后，社会经济凋敝，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；同时，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、党争扰攘的局面愈演愈烈，李唐王朝一蹶不振，日趋没落。项斯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里，虽然